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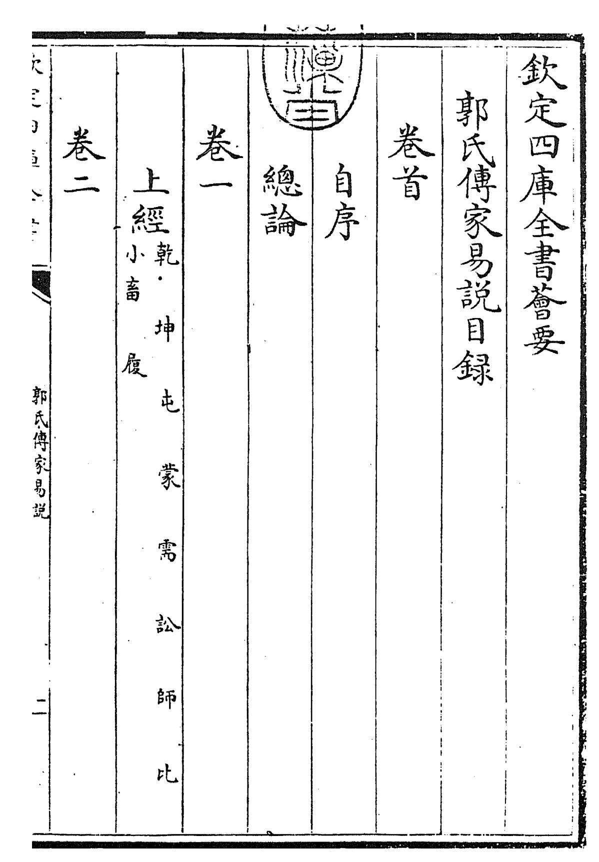
經部

郭氏傳家易說總論

卷一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郭氏傳家易説目録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序卦

卷十一

雜卦

臣等謹案易說十一卷宋郭雍撰雍字子和洛陽人父忠孝受學於程子著兼山易觧靖康中為永興軍路提刑死難其書散逸雍遭亂後隱居峽州長楊山谷著為此書乾道中守臣薦於朝旌召不起賜號沖晦處士後更

賜稱頤正先生遺官受所欲言乃以傳家易說進雍是書雖云本其父說而實多出於自得朱子云兼山易溺於象數之學今觀雍書大抵剖析義理與程傳相似非溺象數者也雍之言曰易之為書其道其辭皆由象出未有忘象而知易者如首腹馬牛之類或時可忘此象之末也其說如此殆與其父意不必盡同雍又不以卦辭為彖而謂觀乎彖辭者

即孔子自謂其彖傳是説為世所非葢循王弼本之誤不識古本故至於此要其學為程子之支流而其平生自處亦有合幽人坦坦履道之吉可謂無愧於立言者已乾隆四十一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傳家易說自序

易道冥昧於鴻荒之世包犧氏始畫而明之歷數千年槩見於聖人行事而述作無聞焉文王重之然後煥然成章此文王之所以為文也迨春秋時大道不行獨卜筮行於世孔子於是作傳大明其道然後天下復知文王之易為大道之書故自開闢以來力舉斯道而明之者三聖人而止耳觀三聖人之為心所以曉天下萬世者亦可謂至矣自孔子歿微言復絶至秦漢間斯道大

否漢興諸儒僅能訓詁舉大義或復歸於陰陽家流大失聖人言易之㫖正始中王輔嗣一切芟去易以高尚之言然輔嗣祖述虛無其辭雖美而無用於天下國家於是易為空言矣又非三聖人所謂易之道也虛無之學流弊至今卒無以正之茲大道所以不明歟大抵自漢以來學者以利禄為心明經秪欲取青紫而已責以聖人之道固不可得而聞也宋興百有餘載有明道伊川二程先生横渠張先生出焉監前世儒者之弊力除

千餘載利祿之學直以聖人為師斯道為己任豈非古之所謂豪傑之士也哉其於孟氏之功聖智巧力之間而已先人受業伊川先生二十餘年雍始生之時横渠明道久已謝世甫四歲而伊川歿獨聞先人言先生之道其所學所行所以教授多見於易與春秋中庸論語孟氏之書是以門人率於此盡心焉且自周公歿大道不行五百餘歲而得孔子孔子歿百有餘歲而得孟子去聖人世如此未遠而道之難明亦已甚矣況於孔子

歿後千五百餘年而三先生欲力復聖人之道其難矣哉夫先知先覺之士曠世無有將使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豈非三先生之力也歟雍不肖無聞甘與草木同腐久矣重念先人之學殆將泯絶先生之道亦因以息惟懼無以遺子孫於是潛稽易象以述舊聞用傳於家使無忘先生之業道雖不足志則有餘矣孟子所謂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者其庶幾歟紹興辛未歲仲夏望日河南郭雍謹序

郭氏傳家易說

總論

易

上下二經自序卦已分其來尚矣傳者謂今之周易乃孔子所傳文王易也易者體常盡變其用不窮之義經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葢言常道之窮必繼之以變是以通久故易以變通為義大抵道適變

則可用可用則通久而為易未適變則不可用非易也太極之道初不可有而易能有而用之者包犧文王之力也是故易者用也用之之書也舉而用之大小不同斯則在人然則變而通之然後盡其利是以論其道則未始繫於聖人及書之有無惟聖人憂患後世之深恐不復聞也故明其道而載之於此自包犧畫八卦而卦之名立文王重之為六十四之後然後易之名出焉易之名出然後謂是道為易之道也

是則卦名始於包犧而易名始於文王卦也爻也聖人能畫之重之名之耳因其畫之重之名之故為作易之聖人作易者作是書也是書之道具於未有天地之初非包犧文王所能作也後世聖人又因文王之易以周題之所以別夏商二代夏曰連山商曰歸藏而不名曰夏商易者時未有易之名故也連山以艮為首主名山川禹之功也歸藏以坤為首成湯黜夏命造攻自鳴條之義也故孔子曰我欲觀殷道是

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周易以乾為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之道也故繫辭首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此繫文王周易之辭也

卦

皇之道簡於帝帝之道簡於王非聖人有意於其間時焉而已書契之作始自八卦而後世不勝其繁者葢惟天地有萬古不易一定之體而人則生生無窮

故自簡至繁是為人事必然之理上古之時天道勝人人知有天而不知其他也故包犧氏始畫八卦其意若曰是道之一列而有三如是而天如是而地如是而人天道主覆故畫於上地道主載故畫於下人道財成輔相故畫於中於是自任以財成輔相之道而配天地焉者包犧畫卦之道也然天道不以天高而大於地地道不以地廣而大於人人道不以人微而小於天地故三畫皆無差殊要其至也混而為一

復於太極故名曰卦然則卦者太極之一耳或八或六十有四曰道曰事大小不同其于太極名易而實存也非若三才之分太極名實俱易矣是以聖人經以三才而太極分緯以八卦而太極復一經一緯而六十四象由之以備天下之能事畢矣所以太極為易之體而易者用太極之名太極之道方其混然一成物莫能破人安得而用之及乎包犧判而三之才之離為八文王重而六之離為六十四然後天下後

世以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始可得而議矣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

八卦之時天道純全故其名卦必備三才之義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為八卦之名與八者之名所以總謂之卦者凡九字不可以常義膚淺訓釋蓋出于上古之言文王孔子能通之者也雖因孔子以卦之才德言之知為乾健坤順震動巽入終莫能究其義而後世或謂卦者卦也其言如此豈能盡聖人之意哉

大抵易之為義易通而卦之為義難得卦也畫也象也蓋自道而一變為畫因而成象畫象具而成卦使萬世之下復由卦以知象由象以知畫由畫以明道此聖人之意也然終莫知上古之時卦為何訓乾坤八字出於包犧卦之一字出於包犧之後聖人名之其餘五十六卦及易與元亨利貞皆命於文王凡六十一名可以意義訓釋其卦名或具三才或在人物或以道德或寓時事命名不同皆可考而知葢中古

之言後世之所通也上古中古之名於是較然可見則知包犧之畫八卦而已而文王重卦又何疑焉包犧氏之前有聲而無畫包犧之時有畫無字二即乾也文王之時畫字具有六十四卦之畫即六十四卦之字後世以易字明故於畫之下重字以明之且包犧氏以天地人之三而其道一故三畫而成一卦畫有奇偶故有乾坤窮則盡變故有六子乾坤六子包犧初不能加損益也天以是示之因以是明之耳故

包犧之畫得於天而明天文王之重得於人而明人得於天者亦知地道人道之一也是以三奇為乾而地道存焉三偶為坤而天道存焉一奇一偶終不可以成卦也得於人者知太極生天地天地生人有天而無地人無得而生也故以包犧之畫在上為天文王之重在下為地天地設位而後聖人成能於其中天有氣地有形人得天之氣以生得地之形以成必兼三才而兩之然後人因天地以生矣此文王重卦

之義也揲蓍者分而為二以象兩然後掛一以象三葢因於重卦之義且包犧之畫為天天君道也故五之在人為君文王之重為地地臣道也故二之在人為臣以上下二卦别而言之如此合六爻而言之則三四皆人道也是之謂中爻繫辭曰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故盡人事之變以二三四五為主初上終始之而已然終始之亦位也故曰六位時成六位成章

爻

包犧氏畫卦之始其畫雖具三才而卦之天地未判無九六六位之別文王重卦之後然後天地判而有九六人道成而著六位此周公明六爻之義也何謂天地判而有九六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此天地之生數也合一三五為九天數也天本乾故乾稱九合二四為六地數也地本坤故坤稱六此列六爻之後聖人稱九六之旨也是以揲蓍之法老陽

三十有六揲以四象而得九老陰二十有四揲以四象而得六故九為乾爻三十六為乾策六為坤爻二十四為坤策此後世聖人衍九六之道也包犧肇三才之微獨畫天卦方知三才為一道故必文王重卦之後天地上下二卦既具而後九六可生焉九六既生而後大衍之法立此聖人作易之序也何謂人道成而著六位一卦之象雖備三才而六畫之後聖人道在成能欲用於天下萬世故舍天地而獨明人道

是以六爻皆人位其辭皆人事故文王之治同天之載而周公之禮樂法度粲然具備者盡人道也此聖人著六爻之義也繫辭曰二多譽四多懼三多凶五多功此後世聖人以人道明六爻之說也是則有畫而後可重重而後有九六有九六而後有六位有六位而後可繫辭彖象文言故方畫重九六之際皆統明三才及六位繫辭彖象之後一以人道為主人道至此而後明矣此四聖成始成終之道也然前乎周

公畫卦之時爻具於畫不復重見也至周公列之於下而繫以辭焉易於是始備矣而明其道傳其教者孔子也故必一聖人畫之一聖人重之一聖人列于爻一聖人垂其教則道無餘藴矣使包犧重之非包犧也三王之道也使文王爻之非文王也周公之道也聖人隨時之義葢不然矣故自太極之始包犧象三才之道文王盡三才之義周公列三才之事孔子著三才之教皆隨時之義也然孔子之於文王猶文

王之於包犠也周公特終文王之一事耳故古人獨稱三聖者以此

彖

繫辭曰彖者言乎象者也又曰彖者才也乾之彖六奇是也乾之彖言六奇之義也乾之才大而健是也乾之彖言大健之義也故觀乎彖辭則一卦之義思過半矣然先儒以文王卦辭爲彖辭葢以孔子不當自言觀乎彖辭則思過半也此大不然孔子之彖正

論一卦之象及釋文王之辭非孔子之彖則卦象與文王辭不可通矣葢文王之辭旨意深隱出於憂患之言雖使知者觀之豈能思過半哉必觀孔子彖辭然後一卦之義有思過半之理孔子作彖本以垂法後世欲學者先盡心於彖然後可明重卦之象及通文王之辭則思過半之言乃孔子自明作彖之意及示學文王易之要法也

象

繫辭曰易者象也又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蓋以易之意不可得而盡故有象以盡之也意不可盡徒玩其辭皆空言耳如是則不可以訓天下後世而作易之道絶矣此聖人立象之旨也經曰見乃謂之象然則使斯道之可見者無非象也故象非一義四聖人之象不同卦之三畫包犧之象也重之為六文王之象也次為六位剛柔周公之象也在乾則自天行健至於天德不可為首孔子之象也三六之象以卦為主

六位剛柔之象以爻為主孔子之象以辭為主所主不同其為盡意一也故辭有不能盡者求之爻爻有不能盡者求之卦則易之意無餘藴矣然則象也者豈為天為地為馬為牛而已乎天地牛馬有乾坤之象者也非乾坤之象止於天地牛馬而已也故知易之為書其意其辭皆由象出未有忘象而知易者如首腹馬牛之類或時可忘此象之末者也

歐陽文忠公言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王

弼為注亦用彖象相雜之經考費氏傳曰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説上下經觀今之易十篇未嘗盡入卦中則非費氏明矣孔穎達言孔子象辭在六爻經辭之後及王輔嗣以為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言之猶如杜元凱注左傳分經之年與傳相附觀此則小象固已先在卦中弼又雜之爻中也其彖與大象文言終莫可考

文言

易有彖所以明成卦之才有象所以盡作易之意又為文言所以釋一卦之辭然獨著於乾坤二卦者言辭在聖人道之易明者也學者考諸彖象智之可及也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又謂賜也告諸往而知來葢有不勝其言者言之終不可盡學者觀乾坤二卦文言觸類而長之可也案是書舊有夷陵謝主簿校證本未詳主簿名字其校證此條謂脫觀乾坤二卦文言句校補之今此本弗脫與所校補符合別詳卷一

小註

繫辭

包犧畫卦初無繫辭文王孔子之言皆繫辭也故孔子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繫辭焉以盡其言則卦爻之辭皆是也今獨以此上下二篇稱繫辭者蓋卦辭爻辭文王周公之繫辭也此上下二篇孔子之繫辭也又於十翼之中獨此二篇泛論大道為諸卦之統要與彖象文言之辭異故獨曰繫辭所以尊崇孔子

之辭與文王等也觀其言廣大而備變通而神无思而精皆彖象文言序卦說卦之所不能盡者非聖人孰能與於此哉微此則易道絶矣

何氏謂上篇明无下篇明幾或以上篇論易之大理下篇論易之小理孔穎達言上下無異義直以簡編重大是以分之今觀上篇自天尊地卑至存乎德行篇章相次事理大小皆有條理不可紊亂次章之言皆前章所未盡至存乎德行則易道備矣下篇復起

其說前後相次復如上篇是則初為二篇非後人妄分也

諸儒分章不一孔穎達定以上篇十二章下篇九章然章有甚大甚小有可分不可分者似不止此二十一章故有文意未斷而章分有才一二句而文意斷不相續者豈能拘以二十一章也說見於後

上篇所言多易道之大者與其精微神變之用下篇多卦義及上所未終粗顯之說又不可不明之者則

上下二篇畧有辨也且上篇言天尊地畀乾坤定矣畀高以陳貴賤位矣以其有是言故下篇可言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因而重之爻在其中也上篇言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至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以其有是言故下篇可言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也孔穎達謂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此豈復為易之小事然貞觀貞明特引天地日月以明吉凶貞勝之辭非在易之義又不若廣大配

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為易之道也觀此數義則二篇精粗畧可見矣

說卦

說卦論八卦之道德與其象義情性也然則六十四卦亦有是乎蓋六十四卦各具於文言彖象雜卦之中矣至萬物象類如履之為虎漸之為鴻中孚之鳴鶴小過之飛鳥井之為井鼎之為鼎皆是也其象不可盡言故於是數卦畧明之繫辭曰以言乎天地之

間則備矣斯其所以難言也故曰書不盡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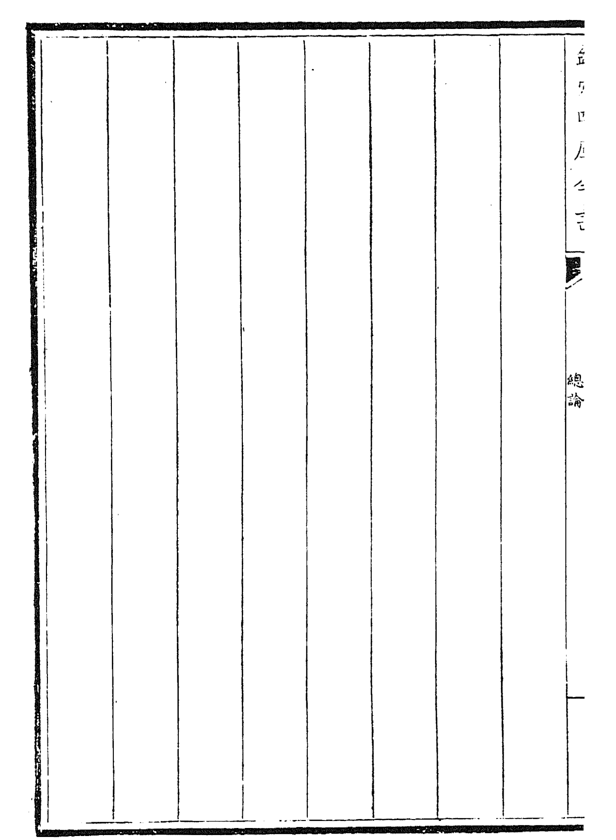
序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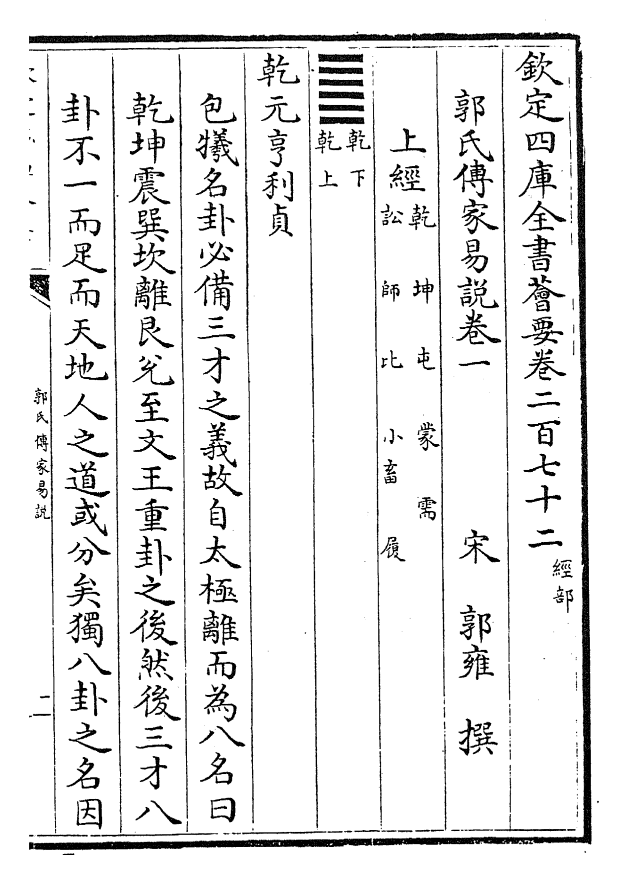
孔穎達曰六十四卦二二相耦非覆即變覆者表裏視之遂成兩卦屯蒙需訟之類皆是也變者反覆惟成一卦則變以對之乾坤坎離大過頤中孚小過八者皆是也此蓋卦變反對之象先天之學詳矣雖出於變象豈無其序哉故聖人所以序之也八卦之序有二帝出乎震一章八方之序也乾天也一章成卦

先後之序也先序八卦於上故序六十四卦於此八卦序包犧之道六十四卦序文王之道也道至難明也聖人判之為三才離之為八卦使有目者可見有耳者可聞亦云至矣於是又為之說為之序三才八卦之道纎介不遺而言易者尚或滯於空言而乖亂正道或溺於術數之用不明三聖人之大旨斯學者所宜深戒也

雜卦

卦之性情與其為德之不同八卦則見於說卦六十四卦則見於雜卦孔子於包犧之道詳盡於說卦皆文王所未嘗明之者故不得不詳也於文王之道則具於序卦雜卦之中其象則見於諸卦大小象而繫辭上下則兼統之案原本自論繫辭至論雜卦複載繫辭說卦序卦雜卦各卷篇首殆因曾穜大易粹言分載之不察已見卷首誤據以增入今已校刪至各卷有與粹言所載互異者就文義審定不皆從粹言或據以增入則註明本文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百七十二

郭氏傳家易說卷一

宋 郭雍 撰

上經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包犧名卦必備三才之義故自太極離而為八名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兊至文王重卦之後然後三才八卦不一而足而天地人之道或分矣獨八卦之名因

之不改是以其義獨異於諸卦也說卦曰乾為天故
世之說乾者止於天不得其道又以天為體乾為用
夫以乾止於天則乾象當一畫不當有人道地道而
備三才也孔子曰乾陽物也自道言之乾坤天地人
无非一物則是三才陽物皆乾之道故說卦曰乾為
天在天之乾也為圜在象之乾也為君為父在人之
乾也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馬為木果在地
在物之乾也以乾能備三才萬物之象而三才萬物

之一物不能兼乾之象故不得獨名曰天而必名曰乾也又況乾坤道也天地物也得是道而後為物故天得乾之道而為天也八卦之名皆與此同義文言之初言四德後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又觀餘卦利牝馬之貞利君子貞之類則疑其以元亨二德為一利貞二德為一矣葢自易論之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由乾之一卦論之則元與亨陽之類也利與貞陰之類也是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由

陰陽觀之則春夏為陽秋冬為陰是以四德或為二義可也且四德者在卦則為天地人而言之曰元亨利貞在天地人别而言之雖亦曰元亨利貞然天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天之道陰與陽之類是也地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地之道柔與剛之類是也人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人之道仁與義之類是也天地人陰陽剛柔仁義皆可謂之元亨利貞而卦之元亨利貞不可謂之陰陽不可謂之剛柔不可謂

之仁義者以卦得兼三才而三才之一物不得以兼卦故也是以乾之道天得之而為天君父得之而為君父圜得之而為圜木果得之而為木果大小不同其具四者則一而已所謂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其道一也文王之易乾卦六畫之下惟元亨利貞四字而已至周公益六位爻辭六十二字而易道備孔子彖象文言成今之易而後世明觀文王之易則知周公事業所謂郁郁乎文者也亦見文王

無聲無臭同于上天之載天不已文王亦不已之義由文王以觀包犧之畫則知包犧範圍天地之道同于太極至矣

初九潛龍勿用

爻辭皆以人道為主龍雖非人而萬物皆人道之内又取以象聖人故乾爻稱之乾不為龍而稱之者龍有聖人之德不必拘以乾象也初始也聖人之始果行育德未可為時用或時亦未能致聖人皆潛可也

此舜耕稼陶漁之時必至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故潛之時宜勿自用伊尹耕于有莘傅說隱于巖野二老避于海濵亦皆是道或喻漢祖及後世之隱者皆不足以當潛龍之義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寛以居之然後仁以行之至于仁以行之道大成矣故龍之潛也有必見之理聖人之學也有必行之道舜之相堯伊尹之就湯太

公伯夷之歸文王皆利見九五之大人者也人臣地道也故見而在田人君天道也故飛而在天大人者其道甚大之人也故德合天地明合日月其序合四時其吉凶合鬼神不如是豈足以有天下之大而賛化育參天地乎君臣俱有大德而小人勿用此二帝三王之所以興也乾德以大為主故不言聖人而曰大人然則聖人之法乾法其大而已矣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三居臣道之尊當興事造業之任故終日乾乾法乾之健不遑休息此大禹三過其門不入之時然天下之理高則危滿則溢必戰戰兢兢然後无危溢之患是以九三位極之君子能朝夕惕然則雖處危地无咎矣若厲者雖危也禹曰予思日孜孜舜稱其不自滿假孟子稱其聞善言則拜皆夕惕之意也乾之道堯舜得其大禹得其健雖欲不為帝王不可得已故堯舜禹之授受係乎道之自然聖人无心于其間焉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初居下體之下潛之也潛則行而未成故不可用四居上卦之下猶有淵義雖潛道已草而无在田之位進退惟時固不可躍而進也然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居近君之位時其可失乎是以疑于可進而自躍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所謂或躍也六爻之義大率以初為未仕四為已仕二為應君之臣三為人臣尊極之位盖下卦以漸進而四為近君矣故二多

譽得君也四多懼近君也三多凶危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則大人莫大于堯舜也然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己憂雖堯舜之大其憂尚如此此九五大人之君所以利見九二大人之臣也天位不可階而升也故稱飛龍焉二帝三王未有不得大人以興者漢唐之際雖莫不然然皆權謀變詐小人之徒爭

雄竊國而止耳安知所謂利見大人之道哉

上九亢龍有悔

九三過而惕故无咎上九過而亢故有悔然則龍德莫善于惕而莫不善于亢也亢則貪夫位慕夫禄不知進退存亡其悔宜矣堯老而舜攝舜亦以命禹伊尹復政厥辟周公復子明辟君臣之間皆有是道故知進退存亡者其惟聖人乎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九天德也用天德者徧覆包含无所不容其于見羣龍而容之有餘裕矣夫是之謂大人大人有容天下之德而无長天下之志至於天下樂推首出庶物之際一以无心應之而已象言天德不可為首為者自為之辭无首者戒其无自為首也是以堯無能名舜有天下而不與文王三分有二而事殷皆无首之道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知此然後盡用九无首之吉也乾坤純備天地九六之道故稱用

九用六他卦雜而不純雖有所用亦乾坤之九六也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

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乾之四德元為大元為始彖論一卦之才故首言乾

元元之在乾猶人之有首也萬物之所以資始者在

此且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天之長育萬物健而亨之

道也而乾元則統之聖人知此故大明乾元終始一

卦之道得所謂潛見飛躍各以其時而成六位矣此周公繫爻之義也六位既以時成則聖人可以乘此而用天道或潛或見或惕或躍或飛或亢亦各因其時而乘焉此聖人法乾用九之道也故孔子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且乾道之變化也葢非物物而生之大闢資始之户使萬物無一物之不和是之謂保合太和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者以此是乃乾之所謂利貞也聖人知乾之利貞在此而不在彼

故法各正性命之道以出庶物法保合太和之道以寧萬國則首出庶物而萬國咸寧矣此有聖人法乾用九之道也故孔子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易之彖非獨統論一卦之體蓋以人事兼明之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天有乾之象也君子像天與乾者也天有乾之象者以乾健而天行亦健故也君子能像天與乾者以天行健而君子自强不息可像之也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在下非獨處微亦陽未動而時未至故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時至而出兼善天下膏澤下于民之時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乾乾自强不息也自强不息則反復皆天道造次顛沛必于是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四為有位之臣與二同功雖有進退之義而義在有為故進亦无咎聖人懼其近而必進故或之亦慮其退而失時故曰進无咎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大人體乾行健不為小道也故飛龍見大人之為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亢不知變其能久乎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善用天德者用其大不善用天德者用其强强无不及也處衆則欲長有功則欲伐故聖人于是戒之益贊于禹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其知用天德者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元亨利貞固不止于在人者則善之長嘉之會義之和事之幹非獨人事而已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君子體乾之仁故足以長人體乾之嘉會故足以合禮體乾之利物故足以和義體乾之貞固故足以幹事此君子行此四德之道也君子行此四德亦同乾之元亨利貞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

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道與世合則出而見道與世違則隐而潛惟有德者能之古之人邦無道至死不變又曰邦無道則愚豈不易乎世不成乎名者歟遯世无悶獨善其身者也不見是而无悶人不知而不慍者也行其所可樂違其所可憂此顏子所以不改其樂而人不堪其憂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

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初九潛而勿用故孔子言其隱德九二見而在田故孔子言其龍德之著見者由二爻以觀之中庸所謂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之序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言行之見者安行之也惟正故能閑邪惟中故能存誠閑邪所以存其誠也有善世之功而不自伐故天下莫與汝爭功有正中龍德博而物化故能盡性盡人物之性豈閑邪存誠之所

致歟君之德正中而已九二所謂咸有一德者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乾健也乾乾健之至其自强不息可知也蓋不如是不足以進德修業大有為于天下也德在我者也非

內盡忠信則德不可進事業措諸天下者也其修辭外見者未見其所以盡成已成物之道皆不足以居業也事之方來可至者至之君子知動之微作事謀始也事之已往當終者終之君子存謹終如始之義也卦至于三其道革矣自初至三可終之德業也自四以往可至之德業也既盡善始善終之道故居三之尊而不驕任五之事而不憂雖在危地何咎之有夫內以忠信而進德外以辭誠而居業知至之幾知

終之義不驕不憂皆兢兢而夕惕者也修辭立其誠如臯陶矢厥謨之類是也發號施令皆修辭也以誠為主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上下進退皆貴有常而不變而此无常者上下進退係乎時命也孔子嘗為委吏乘田矣豈捨正道而為此哉亦豈離類敗德而為此哉不得其時而已君子

進德修業欲及時是以不忘于或躍也孟子以可仕則仕可止則止爲聖之時而文言以或躍爲欲及時其義一也由是爲魯之司寇或躍之義存焉耳九四之處不以正疑其爲邪也故言非爲邪龍德在下而已違之疑其離羣也故言非離羣孔子懼進不以道而退不以義者故以及時釋或躍无咎之義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

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大哉君臣之道各從其類如是之至也故湯使聘之幡然而改者商之一德之臣也聞文王興而盡歸乎來者周之同德之臣也雖求之于上應之于下在人事如此而有必應必親之道者係乎龍德之同耳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貴而非其位不知退也高而无其民不知喪也賢人

謂九三也九三之德知幾夕惕與此異矣德既不同則在下不應不為輔也動不知止其悔宜矣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下也猶言微也如有鰥在下也時舍時可進故隨時而舍明有正中君德亦必待時前言位之人也後言爻之時也案前言以下原本在時舍句上今據謝主簿校本移正行事興事造

業大有為也自試君子謹失時之戒故或自試上治
以天德位天位治所從出窮之災窮不知變故災至
天下治知乾元之義而用天德則治矣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
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亢
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陽氣潛藏則閉塞未亨之時天下文明君子出則道
文明與時偕行時可行健君子應時行之行謂用也

乾道乃革潛龍之義至四而革也乃位乎天德有天德而得天位也與時偕極乾道極矣時不復矣而不知止故與偕極乃見天則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觀用九之義見天之可則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元亨者乾之始也利貞者乾之性情也乾之始大是也乾之性情健是也惟其大故元亨而健故利貞也

利天下者始于乾元故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可

言所利則其利小矣不言所利无所不利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

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剛健中正純粹精乾之德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乾之

業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乾之用也雲行雨施天下平

乾之功也有是德則有是業有是用則有是功也然

精者德之精情者卦之情乘六龍用九也天下平致

美利也乾之大如此聖人之法乾也剛健中正以崇德發揮旁通以廣業時乘六龍崇德以致用也雲行雨施廣業之功成也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隱而未見時之未至也行而未成德未大成也是以確乎其不可拔也成德者時成之龍德也言之信行之謹善世不伐德博而化皆可見也初之潛未足以

與此。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學聚問辯寛居之者期于仁以行之耳故潛龍勿用知其成而未成也見龍在田知其君徳大成而可行也是以利見大人惟仁以行之為九二之事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在天為君在田為臣皆中正也三乘重剛而過中故為危懼之地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四承重剛多懼之地上不為中正之君下不為同德之臣中非興事造業之任故于進退懼而或之也或之則毋必是以可進則進可退則退故无咎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

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天下至大也非有天德者不能有天下惟有天德故其德有容无私于覆載其明无不及无私于照臨其序有常无私于生養其吉凶有感无私于賞罰是以能同于天而无相違之道况于人鬼乎蓋與天道同者不係乎先天後天也究觀乾之一卦則包犧之畫明人配天地文王之重明聖人成天地之能周公之

文明有天德則居天位孔子之辭明合天地則可以治神人乃知君道不可以不大也故堯則天之大舜能有大禹爲大禹皆九五之大人歟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孔子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孟子稱爲聖之時大哉隨時之義也一失其正而爲亢則

于進退存亡得喪之際尚不能周知况天下國家乎聖人釋爻至于四五者蓋其道難以一義盡也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乾健也坤順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則乾坤元亨皆一也利貞之體異者坤以順為正也牝馬順而健者也先順而後健坤之道也利牝馬之貞所謂言所利也

言所利則不名為大故彖曰至哉坤元坤德至順待唱而應不為物先故君子有所往在物之先則失其道在物之後則得其道得其道斯能成其所利矣西南坤之類也故得朋東北反坤之類也故喪朋世有以得為吉者堯之得舜是也有以喪為吉者坤之喪朋是也得朋則以順濟順可小事不可大事之道喪朋則以健濟順天下無不濟矣坤道以喪朋為正君子安此則吉孰大焉上言元亨利牝馬之貞蓋坤之

繇辭自君子攸往之下皆人道也凡言吉凶皆人道之辭餘卦同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大則无不至至則有所極此乾坤之異也始則未生生則成形坤之資生順承之道是為坤之至也一順

未足以盡坤之道其能合乾无疆之大德者厚載萬物而已元者四德之首也故統天為乾之元而厚載為坤之元也无疆之德健是也剛健中正此乾之所以大含弘光大此坤之所以至含弘言其靜而翕也光大言其動而闢也萬物資生而得咸亨者本于含弘光大而已乾為馬非坤也而坤有取于牝馬者欲合乾德无疆故有取于馬也合乾而非乾故曰牝馬牝馬柔順而行健坤道至柔而動剛故能合乾之德

而行地无疆也君子法坤之道行此柔順利貞而已柔順至柔也利貞則動剛在其中矣且乾健坤順道之常也逆之則失其道也故坤先則迷而失常道後則順而得常道也然一陰一陽之謂道坤本陰而西南與類行是不知坤有剛柔動靜之道一于陰者也東北喪朋則得至柔動剛之理坤道乃備是以乃終有慶矣聖人出庶物而寧萬國者法天之行健也安于後順喪朋之正而終于吉者應地之无疆也坤合

乾德之无疆馬行類地之无疆聖人應坤之无疆此三言无疆之别也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天得乾道之大者地得坤道之大者聖人從其大者故乾坤皆言天地而六子之象亦各舉其大者明之也乾言天行健則知天得乾之健也坤言地勢坤則知地勢得坤之順也故君子法之厚其德而无不載焉古之人自任以天下之重者以此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陽主生陰主殺故春夏為陽秋冬為陰而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坤之初六陰生之始而言履霜之漸以見聖人好生惡殺辨君子小人之分防微杜漸戒之于其早也霜之始殺未至于堅冰馴致其道有必至之理故也禍亂之作莫不由此是以大禹之戒言不見是圖而成王毖之于小宣王慎之于微詩書有取焉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臣道以順為正得順之至者其六二乎六二盡牝馬之道者也盡牝馬之道而言直方大者疑于陽德也蓋不有是德則一于柔順而已又豈能東北喪朋而行地无疆乎故象以直方為六二之動而文言亦以其動也剛稱之然牝馬順而健性之自然非習之而後能也蓋君子盡在已直方大之德而外物之来雖

不習而可應猶所謂素富貴貧賤者也不習无不利者以敬義也素富貴貧賤者以誠明也臣道得此則動靜之際无所往而不為利雖非乾之不言所利亦盡坤之利矣繫辭曰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闢則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所以為地道之光也地道之光非以其動而光乎舜曰重華禹曰文命皆地道之光者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

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坤以六二為一卦之主三非任時之責者雖有美德可明含而固守之可也或從王事謂從天下大務无成天之功終地之德而已然含章則不茹終於必吐而後已此待時之義也待時者從王事之時也知固守含章以待從王事之時則含弘光大之義得矣三居下卦之上其位非不尊雖有從王事任天下之道而六二中正已當其位矣故或之含章可貞非小道

也故知六二之外三之徳可以任重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六五之君柔弱在上而四又以柔徳獨近之其道危矣惟六四知幾之君子一以柔徳自處既絶直方之動又異含章之發括而絶物斯无咎矣善惡括而不形故无譽好惡括而不萌故不害天下徒知毀之為害而六四又知夫譽之為害也不其慎之至歟孔子言賢人隱非隱其身也隱其徳也善夫知幾君子之

隱乎然則括囊果為臣之道歟曰時使之然耳非得已也

六五黃裳元吉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坤雖臣道而五實君位雖以柔德不害其為君也猶乾之九二雖有君德亦不害其為臣故乾有兩君德而无兩君坤有兩臣德而无兩臣皆一義也六五以柔居尊下下之君也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下下本坤之道也黃中色也色之美者也

裳下服也是以至美之德而下人也昔堯有允恭克讓之德而後能得舜舜有温恭允塞之德而後能得禹臯陶文王有徽柔懿恭之德而後能得閎夭泰顛然則黄裳之德其為元吉宜矣元大也一人有慶兆民頼之之吉也二五之爻蓋聖人明直方之臣非有黄裳之君不能致也文在中者言美德在中故暢于四肢發于事業皆天下之至美是以天下蒙其福也六四明柔德近君著一時之變與六五辭不相通不

可符合易之辭類如此觀之爻象文言斯得之矣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黄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陰道柔順待陽唱而後動者也故陽不唱則陰不動
君不唱則臣不和有不待唱進而干陽者上六之道
也進而干陽逼也則疑而戰矣野者在外之地言陽
之拒陰必使不侵其内也龍戰于野則為臣之道旣
窮而在君之義亦闕矣其血玄黄蓋君臣兩傷之謂
也觀二帝三王之時君臣一體如元首股肱夫人無

尺寸之膚不愛豈自傷其元首股肱哉漢唐之君屠戮臣下如畀異類其臣固有得罪者而彰君之惡大矣非特玄黄而已嗚呼上无黄裳之君下无直方之臣幾何不道窮而龍戰哉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柔順而動剛坤之德也可久之道也用六之義用此而已用此可久能勿大終乎用九非獨君也臣亦可用九二是也用六非獨臣也君亦可用六五是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坤雖以柔靜為主苟无剛方之德不足以含弘光大後得主而有常矣含萬物含弘也化光光大也所謂其靜也翕其動也闢也然而要坤之至以順承天而行以時而已此重明卦彖之意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

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坤之初六非積善之象而文言先及積善者因明善不善皆在所積知不善之不可積則善為可積矣聖人貴夫早辨者慮馴致之易長耳所以坤之德以柔而剛靜而方為至蓋非剛非方則一于順皆馴致之道必不能早辨故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直以言六二之正也方以言六二之義也以敬為正而直内盡處中之道矣又以義而方外是以能居興事造業之任也直内則中立不倚君子所以正其心方外則和而不流君子所以措諸事業内外並立則大德不孤矣虞舜夔夔齋慄直内之敬也温恭允塞方外之義也五典克從百揆時叙无所往而不利故不疑其所行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

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陰能含美則能從事蓋坤之德含弘為先也地道妻道臣道皆坤之道也无成代終含美俟用而已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天地交感則賢人出而萬物亨天地閉隔則賢人隱而萬物不遂此自然之理非必天地不交否之時為然也君臣之道不合則為閉矣賢人之德不彰則為

隱矣括囊蓋欲其自謹之耳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君子有至美之德能通天下之理故可以正君之位居君之體而德與位稱也是以近而暢于四支大而發于事業見于四方萬里之遠者無非在中之美德也充之足以保四海是為美德之至夫聖人治天下國家之道必本于正心修身之微是以六五君子之

發于事業者蓋由在中之美能通天下之理而已

陰疑于陽必戰爲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

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黄

上六之戰无龍以明之則不知其與陽戰也爲其嫌

于无陽而言戰也故稱龍焉蓋俱陰无戰故也因其

稱龍故稱血因其稱血故稱玄黄從其類而言此周

公爻辭之大法也天玄而地黄蓋天地陰陽兩傷之

意也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易爲三才之書其言則三才之道也天地人雖均爲三才獨人道雜而多端无天地之純全故純剛爲乾而盡天道純柔爲坤而盡地道至于人事不齊一卦不足以盡故自屯至未濟共爲人道以配乾坤是以諸卦所載人事爲多而人道自此明矣然則人道以六十二卦而後能配乾坤所謂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歟天地无屯人與萬物皆有之物之始生及其未亨之時皆屯也故為人道之始乾坤之四德所以生萬物而康屯者故屯有得于乾坤之四德也然四德非一于屯也屯之所得者屯之時屯之事而已觀乾之彖萬物資始元也品物流形亨也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利貞也是則天地之道始終在于萬物而萬物以人為首故屯為人道之始具四德而繼乾坤也人道始生而未成未可用有所往先于建侯者聖人配天

地之德生萬物而康屯莫先此大公之道故也

象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乾剛坤柔至屯而始交交則人道乃著然純陰疑于陽則戰況剛柔之交能无難乎以是知人道之患與天地異故繫辭言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是聖人不能无憂也屯之時處險而不可動故言勿用有攸往屯者也而天下草昧聖人不得不動之時故言利

建侯康屯之主也利建侯則動乎險中亦聖人所不得已也惟動則得天地大亨萬物之利道茍一于勿用有攸往則非康屯之主也雷雨之動滿盈乎天地之間此天造草昧也建侯而不寧聖人法天而造草昧也聖人法天繼天而造草昧此屯之所以繼乾坤之道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坎在上為雲故雲雷屯坎在下為雨故雷雨作解雲

而未雨所以為屯經綸者經綸天下之事建侯而不寧之謂也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屯之時興事皆當盤桓盤旋未決也居屯之道則當居貞建侯如是之利可免盤旋矣剛柔始交而難生則居屯者有不可動之勢而天下萬物方資于濟屯之才則濟屯者為不可不動之時以不可動之勢而

遇不可不動之時此所以盤旋也初九以剛明之才濟屯之難居正而靜不違勢建侯而動不違時其于屯也何不利之有故雖盤桓而不失康屯之道故曰志行正也況以陽下陰大得民乎聖人經綸建侯非自為也為民而已為民而得民其難濟矣夏商之季湯武其盡之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屯之世動在險中非陰柔之所宜也況六爻之中莫柔弱于六二故為在屯之邅者而有女子之象焉馬班如欲應五而不能進也初九之剛進而見逼非為寇則婚媾耳六二居中待應不為苟合寇婚不從故云不字至于十年屯難反常終從正應則六二之處屯可謂女子之貞者矣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虞翻王肅以鹿為麓先人曰如鉅鹿沙鹿之鹿故知從禽非專鹿也雍曰孟子言從禽獸而无厭書言外作禽荒則從禽禽荒皆謂田獵則此不止于鹿明矣六三以陰柔之才非中正之位居動之極貪于有獲非處險之道也曾不自度可動之利雖即鹿也不過入于林中而已豈能有濟哉惟君子知幾不如舍之為得矣往則遇險其道窮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居屯之時有濟難之志而无濟難之才者六四也无其才則必資剛明之才與共濟難此所以班如有待于初九也初九正應以陽下陰得婚媾之義彼求而我往是以吉无不利也六二不與初九而待正應是之謂貞貞則正道存焉六四不近比九五下待初九求而後往是之謂明明則事業興焉此伊尹伯夷之所以辨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伊川先生云人君之尊雖屯難之世于其名位非有損也惟其施為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是屯其膏人君之屯也旣膏澤有所不下是威權不在已也威權去已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吉也小貞則漸正之也若盤庚周宣脩德用賢復先王之政諸侯復朝以道馴致為之不暴也又非恬然不為若唐之僖昭也不為則常屯以至于亡矣雍曰九五位非不尊也處非不正也德

非不中也見揜于二陰而有屯膏之象者蓋五方自屯于險中豈能膏澤下于民哉然女子小人皆陰之類也能揜君之德者也能屯君之澤者也人君惑而好之乃所以不下是屯其膏人君之屯也既膏澤有所不下施豈能光哉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康屯之道莫大于建侯不寧非優柔不斷之所能濟也上六處屯之極乘馬班如同二四之道可謂優柔

不知變者矣故進退猶豫終以自傷非可久之道也二之班如待正應也四之班如待求而往也上六班如獨无所待進退不決而自傷耳屯為柔弱待濟之時故乘馬班如皆欲待而有所之也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屯之所以為屯者險而動也蒙之所以為蒙者險而

止也屯者物之始生生而後穉卦之序也物穉有必亨之理聖人發蒙有致亨之道此蒙之所以亨也童蒙處蒙者也我所以發蒙者也一德以筮之則我一德以告之彼二三其德是以不能告也蒙之時行此為利貞耳筮者問而決之也著之稱筮義蓋同此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險而止蒙畏而止之者童蒙也安而止之者聖人也童言物之穉也物穉則求亨求亨有亨之道患不以亨之道行耳九二處得其中應得其時是亨之道也我有治蒙之志童蒙有求我之志故云志應初筮告者剛中之性九二三也再三不告蓋以瀆我而亦所以瀆蒙也瀆則愈惑是以窒者不復通晦者不復光非所以治蒙也蒙之道養正者則不惑而不取于二三養正不已終成聖功是以不失赤子之心為大人

養正猶孟子言以直養而無害蓋正直皆謂天之所命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先人有言蒙之為蒙可以達材可以成己也雍曰山下出泉行之所以果行止之所以育德非以泉行而山止也蓋山下之泉必養其源然後決而為江河君子必育德深厚然後可以果行也其所以利生萬物者所謂達材歟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先人曰人之生不知學問之可成不知罟獲陷阱之可避凡以蒙故也雍曰初六發蒙是使之知學問之可成也利用刑人是使之知陷阱之可避也聖人懼民性之易遷故欲辨之于初也雖舜之刑期无刑不過于此豈非說桎梏之道哉不知此道而以往能无吝乎或以用刑為發蒙之道疑聖人先刑後教非也

發蒙所以教之也用刑所以輔教也此舜戒皐陶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之意聖人豈有先刑罰而後教化之理哉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九二以剛中之徳為治蒙之主所謂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者也故雖昏愚之蒙包而容之柔道之善取而納之長幼之節不廢而君臣之倫不亂是雖為治蒙之主而上下之分嚴矣是以吉也然包蒙者

包衆蒙而爲之主以陰陽言之九夫道也六婦道也以尊卑言之五父道也二子道也包蒙納婦必子克家而後吉茍无子道獨能包而納之是爲强僭不制之臣矣故二者皆以克家爲吉包蒙納婦剛克也子克家柔克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其九二之謂乎剛柔接者謂二之剛中上接于柔五之巽順下接于剛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

行不順也

六三不正之女捨應從二見利忘身與貞不字者異矣何所利哉易于有應言婦无應言女捨應從二行不順矣稱女可也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先人曰上下遠于二剛无所資焉謂之困蒙是以君子慎其獨也雍曰遠于二剛无所發蒙則困陽實而陰虛故稱遠實孟子曰夫茍好善則人將輕千里而

来告之以善何困之有夫苟不好善則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于千里之外是其所以困也故以此居上則失道而寡助以此務學則孤陋而寡聞然則困蒙抑亦自取之歟伊川以吝為不足謂可少之也然有啚而可鄙之意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柔順居尊下應九二學焉而後臣此童蒙之吉也太甲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傅說是也太甲克終允德高

宗克邁乃訓皆順以巽之義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先人曰不利為寇利禦寇彼我賓主之辭非有時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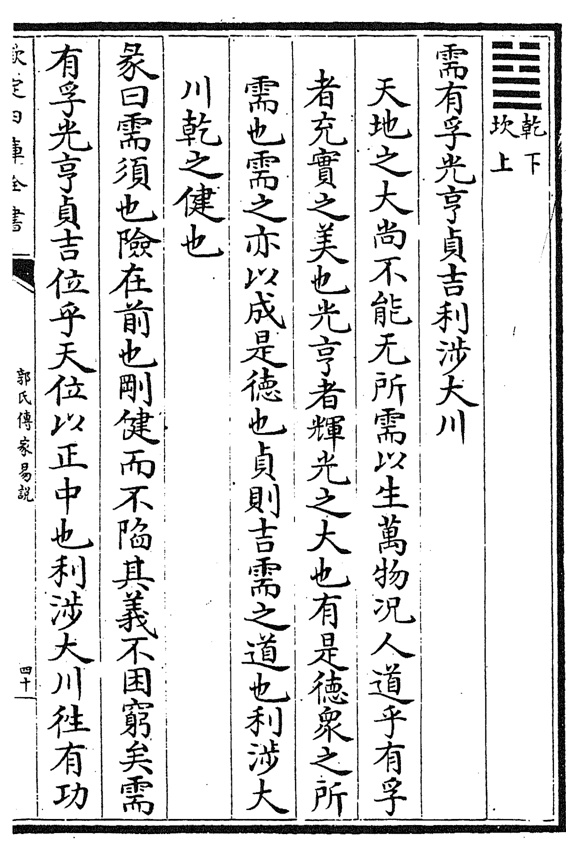
利為寇也雍曰既利禦寇則彼来寇者不利明矣夫

不能戒之于早終至于過而後擊之亦非特教之不

至也蓋有積惡不移之質如何校滅耳者也上九剛

過之才發蒙則不能容以之禦寇則利矣能禦寇亦

去衆蒙之害上下得不順之乎



乾下
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天地之大尚不能无所需以生萬物況人道乎有孚者充實之美也光亨者輝光之大也有是德衆之所需也需之亦以成是德也貞則吉需之道也利涉大川乾之健也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

也

以卦言之乾猶需于五以爻言之五猶需于物故曰需須也以乾之剛健其遇險也止于不陷不困窮而已則險之為義大矣能无需乎有德以待天下之需者九五也故言位乎天位以正中為需之主宜矣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先人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而始于燕羣臣嘉賔者需之道也雍曰序卦曰需者飲食

之道也飲食朝夕之需也人无飢渴之害則飲食无需也屯蒙之後天下之所需者在君而君之所需者在賢雲上于天欲雨之象萬物之所需也飲食宴樂所以養賢膏澤將以及民亦天下之需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以乾之剛猶有畏難之義則險其可犯哉初九遠于難者也故言于郊于郊不犯難矣勿以遠而妄動乃

盡畏難之義是以利用恒无咎可需則需不可需則勿需也可應則應不可應則不應也此需時用常之道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沙近水近難也近之必不能无難故小有言剛明之才居柔守中小言之傷不為大損是以終吉欲无小言之愆則遠于郊而用常可也二雖不能遠于郊而

以寛裕居中是雖有言而吉終也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其何傷于日月乎終吉之謂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于泥則有難矣不能于郊而于沙不能于沙而于泥則于泥之寇自我致之也災自外來也敬慎而不敗者君子責已反身之道也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則遠怨矣何敗之有是以君子居易以俟命敬慎也小人

行險以儌幸鮮不敗矣然君子雖因接物而有敬而敬當在物先故坤之直内言存于物先也需之九三上六見于用以接物而已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以陰柔之質處衆剛之上不能違而避之反出自穴是自求禍也故需于血然應于初九自上應下能順以退聽故雖傷而无凶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先人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人有士君子之行詩之所謂太平需之所謂貞吉也雍曰飲食非自養也養賢而已養賢以及萬民所謂應天下之需也鹿鳴之君蓋得需于酒食之道天保之福所謂貞吉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来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先人曰上六不當有事之地至于三陽彙征不能退聽以違之雖敬之終吉未大失而已乃若鴻飛冥冥

弋人何慕焉上六坎也故不足以進此雍曰上六據非其位不能退聽徒知入于穴以避焉僅免夫需血自傷而已故曰未大失也天道上行理之常來而敬之終无凶也夫需之時天下如飢之需食渴之需飲也故于郊于沙于泥出入于穴獨五自然是為需之主然水行需舟陸行需車莫非需也卦特言其大者耳

☵坎上
☰乾下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需訟一體也相親而需則為需相違而訟則為訟性情之異耳然性情之異而有孚則同者親而无孚需之妄也訟而无孚訟之妄也窒者塞其源而不流也惕者謹其事而知懼也得其中則吉成其終則凶如此則知訟之為道矣非特訟者為然聽訟亦如之也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窒之也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惕之也吕刑曰簡孚有衆又曰獄

成而孚輸而孚有孚也故乃明于刑之中中吉也舜典之疑惟輕呂刑之疑有赦不成其終也

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訟不親也不親而健健而陷此所以為訟剛來居二而得中故二為成卦之主用中則吉也大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无私之大者況訟乎是以利見之也

險欲陷健遠之可也故不利涉大川涉之則自入于淵矣需之利涉大川險在前也訟之不利涉大川險在下而必陷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水違行大不親矣作事謀始期无訟也邦无道免于刑戮在下之謀始也刑期无刑必也无訟在上之謀始也此謂窒惕之道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

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訟之初未始不小有言也永其事則有成終之凶不永所事是以終吉言于初者戒之于始也初四在訟之應者是以其辯易明二五在訟之不應者是以不克而掇患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先人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則三百戶不為小矣雍

曰二五有君臣之位上下之分非可訟也訟之義不克也不克則竄三百戸之邑而歸逋竄之中可无眚矣葢以下訟上其患自取苟不違其邑是速誅伐之禍也九二以剛中之才一陷險中而不克訟其取患如此况无其才者乎是以聖人貴夫窒惕而不利涉難也伯氏駢邑三百管仲奪之而沒齒無怨言豈有訟上之患者乎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從

上吉也

以陰柔而介二剛之間危懼也能不以訟為事所謂窒惕者也故能保舊德之禄而固守勿失與逋其邑而喪者異矣雖介二剛為危道而終獲吉者能窒其訟故也介二剛有道乎捨二之訟上從乾道代終而已從其大體者也故吉六三不以訟為事上從乾吉之大可謂德與位稱者矣然僅能食舊而已九二自下訟上掇患已至又豈能保其舊邑哉逋竄宜矣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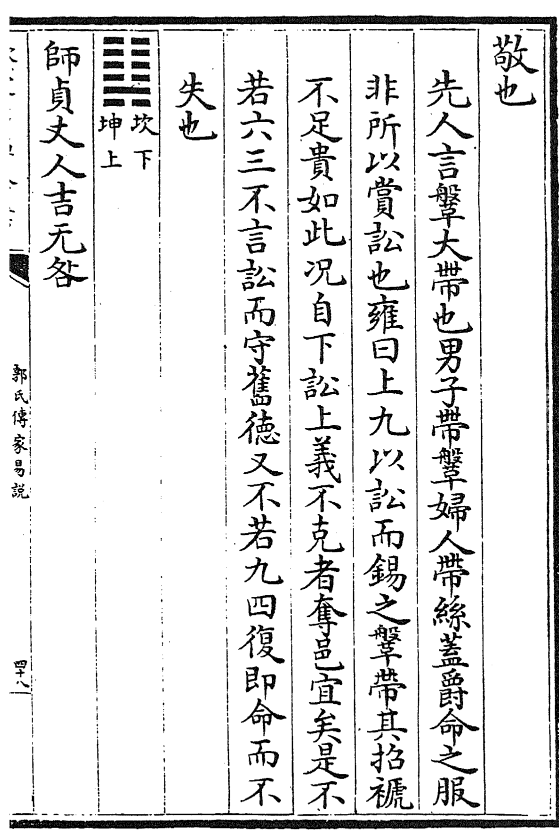
剛强之才未嘗下人非得位必多訟九四居上訟下為初辨明既不克訟復即初之命變而安于貞是以獲吉復即初命捨訟而應初也應初所以為正也是以不失舊德之道茍非復即命渝安貞殆亦逋邑之流乎九四蓋嘗有訟能變而獲吉故不言舊德而象但言不失也既云不克訟則无德可言矣論訟則四

優于二論德則三優于初其訟者上九乎亦愈于二之犯上也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九五中正大人也聽訟之主也天下之長也爲天下之長以中正之德聽天下之訟人之所利見其爲吉也大矣蓋非一人之吉實天下之吉也訟獄之歸虞舜虞芮之質文王其九五之謂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



敬也

先人言鞶大帶也男子帶鞶婦人帶絲蓋爵命之服非所以賞訟也雍曰上九以訟而錫之鞶帶其招褫不足貴如此况自下訟上義不克者奪邑宜矣是不若六三不言訟而守舊德又不若九四復即命而不失也

☵☷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師為衆九二者帥之象也貞正也師之道正于一者也故師以貞為先丈人尊嚴老者之稱故能慮善以動无輕敵貪利危國喪師之患所以惟丈人為吉也與武王唯師尚父宣王方叔元老同義兵凶器戰危事爭逆德无全吉也故以丈人无失律喪師為吉以善補過為无咎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剛中而應九二也行險而順師之義也師道必正而後動衆正于九二也能用衆正之九二則可以王六五是也師者凶危行險之道故曰毒天下而必以順動者蓋有義存焉則民從之毒如藥石之攻疾毒之所以除害也所謂誅其君而弔其民東面而征西夷怨者可謂善補興師動衆之過者矣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先人言地所以容民水所以畜衆大司徒有比閭族

黨州鄉容民之道也小司徒有伍兩卒旅師軍畜衆之法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師之勝負上則繫國家安危下則繫億兆人之命利害之大者无踰于此故戎為國之大事而洪範八曰師聖人戒謹之意為至深矣可无律以妄動而蹈至險之機乎禁暴誅亂雖不得已而用之不可无律也故師之初六言師出以律以明用師莫先于律也猶

卦辭首言師貞以明師之道莫先于貞也然失律否敗其凶固宜或幸而勝雖臧亦凶者蓋聖人明師之吉凶于有律失律之際不在于否臧幸不幸之間也否臧幸不幸小人之事非丈人之道故聖人不取也漢武窮兵以討匈奴僅有獲焉而天下户口减半非臧凶歟計其所獲曾未補千萬分之一安知所謂中吉无咎之道哉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

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九二以至剛之才為一卦之主其行師用兵之道宜一以剛濟矣而能用中焉此葢丈人主師之道也用中則吉而无過何咎之有是以王三錫命以寵其无咎之吉非攻戰之功也昔禹之徂征也苗民逆命而班師振旅文王之命將也曰薄伐西戎宣王之北征也曰薄伐玁狁皆以用中為貴也用中故无過之可補又何必有戰勝之功而後為吉乎春秋無義戰聖

人貶之久矣後世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辭而闢之其言有曰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而況殺人以求之乎又曰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觀此則知殺獲之功固非聖賢所尚矣是知中吉之寵為懷萬邦之道不然以王命三錫民賊則天下被不仁之害適足以糜爛吾民尚何懷萬邦之有是以古之仁賢之將率以安民和衆為先恥為孫吴小人變

詐之技視殺獲首虜初无意焉其安疆埸之功後世蒙其利而人无知者師卦所謂丈人之徒歟史氏既不能暴白于天下徒誇大匹夫悍卒與夫權謀狙詐之士以資委巷之談識者悲之安得以師中之道發潛德之光哉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師道尚專則正故五陰一陽成為師卦師臣道也故九五為比而九二為師觀師之成卦則師之義得矣

六三以柔居正非其才也位不中正非其任也欲衆主師凶之道也師或有功而凶或无功而吉六三象主无功之凶也師之不善无以加此春秋遷延之役邲戰之類是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賢哉六四之左次也師之進退理不可必可進而進可退而退則常道也六四以陰居柔力不能進而左次得其常也何咎之有故師之凶在内則傷財害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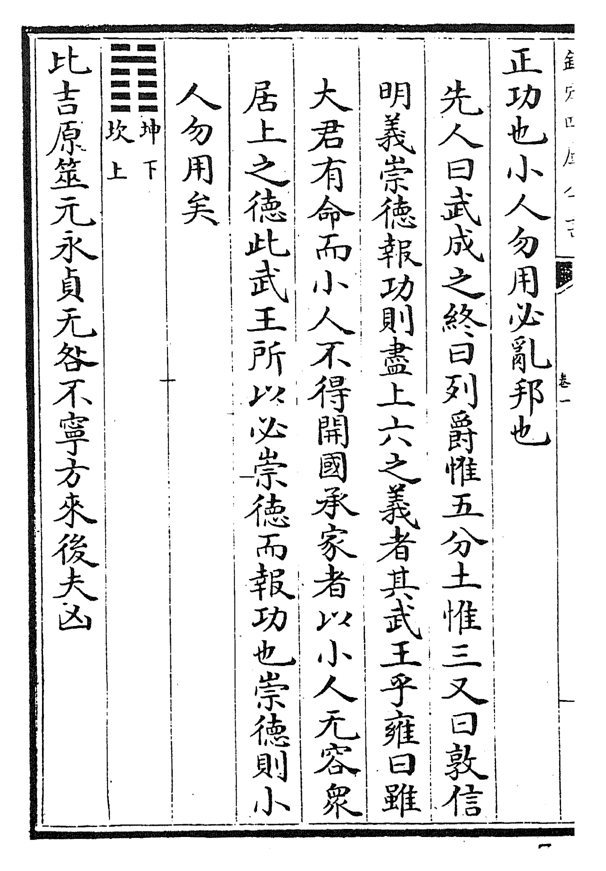
在外則覆軍亡將内外无是焉雖左次无功亦謂之无咎可也彼不度德不量力而喪師者六四之罪人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自古帝王興兵動衆蓋未有無名之師也故六五言田有禽利執言田之有禽害稼也故獵取之蠻戎寇賊害民也故執言以伐之執言奉辭也以興師則无

咎矣此論在師之君道非將帥之事也故雖鳴條之師牧野之戰湯武必執言誓師明告其罪而後舉也長子九二也以行師得其道者也弟子六三也以輿尸而凶非獨六三之罪也君使之不當也貞凶蓋言輿尸之凶長子帥師无凶也然則師之君道无他焉執言專任而已師道貞則吉卦既言得丈人而後吉爻于此又明弟子雖貞亦凶聖人之意其慎如此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



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先人曰武成之終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又曰敦信明義崇德報功則盡上六之義者其武王乎雍曰雖大君有命而小人不得開國承家者以小人无容衆居上之德此武王所以必崇德而報功也崇德則小人勿用矣

坤下
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伊川曰原筮者推原占決相比之道也非以蓍龜也上之比下必有元永貞之三者下之比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矣又曰夫剛立之稱也傳曰子南夫也又曰我非夫剛立者猶凶況柔弱乎雍曰一陽之卦得位者師比而已得天位則為比得臣位則為師天下之吉莫吉于此故比直言吉治天下之衆莫急于貞故師先言貞帥師有君道而不得如是之大是之久也故无元永之貞昔成湯之初征也東征西怨曰奚

獨後予所謂不寧方来而无後凶者矣

象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

中也不寧方来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伊川曰卦之辭泛言比道而象言盡比道之善惟五

而已民不能自保故戴君以求寧君不能獨立故保

民以為安凡生于天地之間者未有不相親比而能

自存者也又曰以聖人之公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

比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

亡矣雍曰天下之吉生于順而凶生于逆下之順從
天下无異意不寧方且來非吉乎後之凶无順意故
也不寧方如初六六四是也後夫上六之不我比也
上下應者上而六四下而初六非正應而来比也然
易之道窮則變不知變則失易之道故乾有窮之災
坤則其道窮况後夫乎聖人于道窮之際每致意焉
者明易之道初无窮人自失之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伊川云建萬國所以比民親諸侯所以比天下先人曰民之有君諸侯之有王非先王創治而有之皆出于自然之勢此先王封建之本也梁襄王曰天下惡乎定孟子曰定于一一者王也方地上有水非澤之所鍾散而相親則各有所比先王以是建萬國親諸侯王道之本也觀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周成王時助祭者千八百國春秋之時見于經者止百二十四國其後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卒并于秦數

百年間吞噬屠滅殆盡凡以天下无王故也故易之
有比春秋之書王其義一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象曰比之
初六有他吉也
廣大乎比天下之道見賢則比之不必有應而比也
然有應而比者比之易二四是也遠而非應者比之
難初六是也然遠而非應柔弱不能自達有待于人
者也缶之爲器有物盈之則有用也无以盈之虛器

也是缶之有待于物猶初六之不能自用也初六以誠信之道自充于中所謂有孚盈缶矣何患其无用乎中孚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蓋誠信感人有必應之道故終使六二自内與之同比于五也雖非其應而比其道蓋盆賢于求應者矣何咎之有他吉本非我有之吉因人而得之者也初六才位不足直以誠信得他吉也故比之道雖吉而比之始又以孚為先古之人因人得用者多矣惟誠信充于中能終他吉

不然吉未終而凶矣

六二比之自内貞吉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比以九五為主而六二正應為主于内蓋率天下而比五者故自内之外率天下以歸王也二之比初非欲親初也欲與之比五也終能同比于五是不失已道之貞吉也觀初六他吉六二自内之辭可明其義蒙之六三亦舍應親二矣而有不有躬之象蓋蒙與比異道而三與二異位義不同也故象言不自失以

見非如蒙之不有躬也夏商之季天下諸侯相率以歸湯武或三千或八百國所謂六二貞吉初六他吉者衆矣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六三不知比賢而比于上上非正應而有凶比非其人則自失其身矣是其所以可傷也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四與初非正應故舍遠比近外比九五之賢亦自知

才位非可兼人從上保身而已故得貞而吉比或自内或外比以明比道之大不可拘于常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先人曰洪範五皇極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凡上之所以示下者如此也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

德惟皇作極凡下之所以從上者如此也方顯比建
大中之道逆者不追順者不拒无恤于去來无間于
小大邑人之不誠特為其微者言之至于自西自東
自南自北蓋有无思而不中者矣可勝言哉雍曰九
五之君非以力假仁者也蓋有大中至正之道以昭
示天下天下自從而比之故曰顯比王田不合圍三
面而驅故所失者前禽而已是猶上六之不我比也
夫以大中至正之道昭示天下无容私焉是以逆則

舍之順則取之故上言不寧方來後夫凶皆自來自後之辭非聖人有以强之也聖人以大中至正舍逆取順必无侵伐之虞邑人又何誡焉是則顯比之吉為天下之至公也求其所以然實建大中以致之耳故曰上使中也書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其使中之謂乎由是知商之三千周之八百亦舍逆取順而已

或謂顯比之道狹不亦異乎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上六非天下之所比又不能比人為臣而无君與无元首何異哉是以凶而无所終也三有匪人之傷上有无首之凶皆逆比之道聖人捨之者也四也初也其知幾乎故能非其應而獲吉以是知比者必求大中至正而比之斯无不吉

☰☴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剛德天德也天德畜之則止不能畜則失聖人之所

以為聖以能畜天德而已然畜有二道有止而畜之者畜之大也故為大畜有入而畜之者畜之小也故為小畜捨是皆不能畜矣能大畜天德則理非不亨小畜疑于未亨故言亨也密雲不雨言畜之而未及用也自我西郊明其自我畜之也自我畜之而未及用君子成己之道未至于成物所以為小畜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初之應四而曰上下應者陽道過盛喜于從陰雖非其位而其志皆應之也剛中二之天德也志行四之巽志也剛德居中而巽志行是以亨也尚往者其道方行行猶未已也施未行也澤未下也密雲尚往則澤有必下之理君子成已有必能成物之道盡其道則為大畜施未行則為小畜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文德美德也坤言文在中而文言曰美在其中而暢

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然則畜之道必先畜美德以成巳而後可見于事業也大畜之以畜其德則天德之大皆止而畜之矣乾之不言所利猶大畜以畜其德坤利牝馬之貞猶懿文德也風行天上是為巽入之道是我入而畜之也天在山中則為來畜于我大小之辨如此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天德之大而人畜之雖曰小畜亦已艱矣惟早辨者

易為力而不能早辨者難為功故小畜雖同而有初九九三之異也易為力則復自道復自道則鮮失焉是以其義吉而无咎也然小畜之道何與于復而初九九二曰復何哉蓋大畜畜而无失无失故无復小畜未能无失是以不免有復也學者不能大畜則有小畜不能小畜則有復雖初无異道蓋力行有淺深耳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不能辨之于早至二尤艱矣故牽而後復也牽者强勉之義雖无自復之易然强勉能復猶為吉也非二有剛中之德亦將自失矣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大畜有止畜之義說輹則止而不行也小畜入而畜之有復之象焉復貴早辨過中則危矣此牽復之後所以言說輻也說輻則害于行道故又有夫妻反目之象夫妻反目道不行于一家何以正天下是如輻

壞而車不能行也孔子曰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意與此同求其所以然蓋本于不能正室不能正室者其身不正故也是以君子必篤于成已而後可以成物為是故也大畜輿說輹止于二也良馬逐行道于三也小畜牽復于二未為成德故說輻于三不能行也輹可說者也輻不可說者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以人畜天以柔畜剛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于此

此六四有孚之道也六四以有孚之道主于中又且惕然知懼此其所以免害而血去且无咎矣蓋一柔五剛有害而傷之之理故也上合志者合九五有孚之志故志行也惟其上合志是以能畜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九五合六四誠信之志攣衆剛而畜之是富以其鄰者也富以其鄰則以畜衆為富不以獨智為富矣此明畜之君道如大舜善與人同取諸人以為善者也

易言富以其鄰者乾之象也不富以其鄰者坤也乾
大也坤吝嗇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
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小畜密雲不雨之象至上九畜道成而後既雨也既
雨則小畜之道盡矣是安于畜者也故曰既處君子
于成終之際未嘗不思戒焉戒而尚德則无顛覆之
憂婦人以順為貞不知尚天德之大以持守之是以

危也幾望將盈也將盈之時居位之極知進不知退是以征凶有所疑者盈滿皆有疑之時故君子戒之孔子言知及之仁能守之所謂尚德者如此夫畜德既成尚戒其失況畜之未成者乎

䷉ 兌下 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履者行道之義乾在上天道也天道至大天下之所難履而行之也故有履虎尾之象履虎尾直取其難

非取其為害也然履虎尾者有咥人之患履乾之道者雖難而无咥人之患惟有亨之理也孔子言博施濟衆則曰堯舜其猶病諸言修己以安百姓則曰堯舜其猶病諸信乎天道之難履如此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履之所以難者以六三之柔而履天之剛徳是以難也說而應乎乾則與乾合德是以能履而有不咥人

亨之象剛中正九五也履帝位而不疚然後其道下

濟而光明疚則不能光明也剛德常過過則疚剛而

不過斯不疚矣故允恭克讓堯所以光被溫恭允塞

舜所以文明皆剛而中正也謂之不疚者如此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伊川曰後世士夫公卿日志于尊榮農工商賈日志

于侈富此蓋民志未定欲其不亂難矣雍曰上天下

澤言天道居上則澤必下及也君子之澤无他焉使

斯民各安其分无乖爭之變而已故曰辨上下定民志上下既辨則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覬覦又安有不定之志哉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素有先定于内之義素定于内則隨事之來履而往之又何咎矣素富貴則可以行富貴素貧賤則可以行貧賤故孔子曰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素富貴貧賤之道也可以仕則仕可

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孔子之素履也素履行已之義非澤民之道故曰獨行願也伊川曰若欲貴之心與欲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其素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居君位而得中九五也居臣位而得中九二也剛中之道自非大人難于兩立此九二所以為幽人之象也履得其道而坦坦平且易也幽人之履如此何適

而非貞吉乎孟子曰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履道坦坦之謂也故惟孟子然後有餘裕不然雖周公大聖人亦有跋疐之患不得為坦坦也幽人剛中處道深遠非富貴貧賤所能移大丈夫也况已志素定豈有中亂之道哉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有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六三以陰居陽无中正之道又以一柔介五剛之間勢無全人故有眇跛之義也以是而視以是而履所以遇咥人之凶矣夫居五剛之中履于上則不能履于下視于前則不能視于後常有不足之道故眇也跛也遇咥也皆以不足故也位不當者豈以非其所居歟武人三軍之勇者視不勝猶勝則其視一于進而已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則其履亦一于進而已此所以惟武人可用是道以有為于大君也夫武

人可用有為于大君者以其志剛也故爻辭于咥人凶之後繼以武人為于大君而象言志剛不言其凶吉者明武人可用也履之爻六三九五皆有二義亦如否之小人吉大人否亨恒之婦人吉夫子凶皆難以一義明矣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九四近剛決之君處多懼之地而能愬愬恐懼所謂戰戰兢兢如臨淵履冰者也豈有不終吉者哉此聖

人居危難之道也志行者不失其所志之謂也舜之志孝也文王之志仁也父頑母嚚而克諧以孝舜居難而志行也出羑里而請除炮烙之刑文王居難而志行也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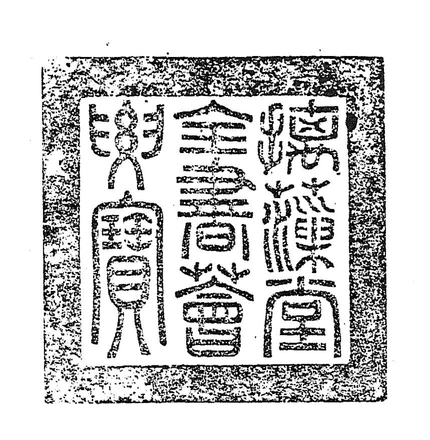
夬決也剛決不已之辭也以陽居陽剛之過也剛過而自任其剛宜為致凶之道然以居位正當故特貞厲而已非所謂履帝位而不疚者也象論中正故發

其光明之義文言夬厲故示以剛決之戒道之常變如此位正當者猶以用剛而厲則知位非正當者凶矣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先人曰視履猶洪範之五事也考祥猶念用庶徵也其旋元吉猶嚮用五福也雍曰視履而考其祥則其動容周旋之間元吉著矣所以大有慶也大有慶者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也

郭氏傳家易說卷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沈元錡